

前言

一位生活的藝術家

大約在他逝世前六個月，李小龍開始坐下來，著手寫下他的人生閱歷和體會。標題是〈自我發現的過程〉，內容涵蓋了李小龍對人生歷程的洞察。與其說李小龍是用理性來寫自己，不如說他是用心來寫，當中匆匆記下了他的很多深層次感受和情感，這些都是在自我意識過濾前給記下的實感。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在拍攝《龍爭虎鬥》和《死亡遊戲》期間，他擠出時間回到這些文章上。靈感一來，就隨手記下筆記——有可能是在香港嘉禾電影公司的攝影棚裡寫的，另一些是在九龍塘的家中學習時寫的，也有些是在餐館吃午飯或晚飯時候寫的。他寫下了這篇文章之後，曾八易其稿，每稿都比前一稿更詳細地記錄了李小龍作為一名武術家，作為一個演員，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人的點點滴滴的人生體會。

在文章的最後一稿，估計李小龍只是想記下自己的感悟，故此從未公開發表。李小龍寫下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觀點：「基本上來說，作為武術家是我的選擇，當演員則是我的職業。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希望能實現自我，成為一個生活

的藝術家。」李小龍所說的「生活的藝術家」，是指作為一個個體的歷程，即通過運用一個人的獨立判斷，成為一個從身體上、心理上以及精神上徹底完整的人。另外，「生活的藝術家」很樂意坦蕩蕩展現自己的靈魂，來和其他的人真誠地交流，而不是陷入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扮演中（也就是陷入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就像李小龍曾經告訴一位加拿大記者皮雅爾·伯頓（Pierre Burton）時說的那樣：「對我來說，在電影中表演一個角色是輕而易舉的事，那樣會讓我充滿自信且感到很爽。或者我也可以做各種各樣的假動作，然後連自己也給蒙蔽了。或者，我可以給你們展示一些花哨的動作，但是，朋友，最難的事就是要真誠地表達自我，而不欺騙自己。」

是的，儘管這樣做真的很難，任務艱巨，但李小龍卻執意將這個堅持融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中。不管是與朋友、家人以及商業夥伴相處，還是在創作、編舞、執導和拍攝電影之時，都寫下高水準的哲學論文、心理學文章、詩意的沉思，以及個人隨筆。有一次，他這樣告訴香港的記者泰德·湯馬斯（Ted Thomas）：「我的生活，就像自我檢視，一點點，一天天的自我剖析。」沒有甚麼能比李小龍所寫的文章更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了。無論主題是甚麼，從中國武術文化到激動人心的詩歌，李小龍的作品總是能給人留下特別的印象。他的文章樸實無華——一個「真正的人」坦誠地展示自己的靈魂。

具諷刺意味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人們僅認識李小龍在徒手搏擊中運用的身體技巧和精湛戰術。但是《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卻告訴我們，這種膚淺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確的。

李小龍不僅是一位詩人、哲人、科學家（身體和思想的科學家）、演員、製片人、導演、作家，而且還是舞蹈編導、武術家、丈夫、父親以及朋友。李小龍是一個在生活各個令人驚訝的範疇中找到人生體驗的人，同時他也被所經歷的每一個過程所吸引。他總是在思考，為洞察精神上的真理而著迷。只有通過調整人的意識焦點，才能發現這樣的真理。

但這並不是在向讀者建議，在閱讀《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之前，得完全捨棄他們認為李小龍是一名武術家的認識，而是需要騰出一點空間，來接受李小龍也是一位詩人、哲學家、心理學家、作者、激勵者、自助的倡導者、藝術家、演員、社會學家和靈魂的探求者。簡而言之，李小龍就是一位生活的藝術家。

將來，所有想成為李小龍藝術和哲學的後繼者，都需要了解李小龍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他們也將需要知道、了解、尤其是領會隱含在「自我發現過程」中各篇的微妙大義，以及「截拳道自我解放之道」八篇草稿中更深層次的涵義。情況就如他們現在能夠熟練地演練的格鬥技巧和複述他的武術格言一樣。

偉大的藝術家能夠透過藝術媒介傳遞個人心情和感覺。看著畫廊牆上的一幅畫，你馬上就能知道，那個藝術家當時作這幅畫時的感覺——甚至你會知道他當時在想些甚麼。在這樣的交流之中，時間根本就不重要，因為這種情感可以清楚地明白地交流，彷彿你就是藝術家本人。同樣，看著李小龍在生命的畫布上，用其生命作畫筆所描繪的色彩斑斕、豐富多彩的畫面，我們就能夠憑直覺洞悉到他的性格、激情以及真誠的信念。事實上，我們察覺的正就是他的靈魂。像李小龍說的那樣，如果藝術是「可見的音樂靈魂」，那麼這本書肯定就是他的命運交響曲。

如果你帶著李小龍所說的「靜謐、無偏見的意識」，來讀《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這本書，在你較為放鬆的時候，會發現自己不是在讀一本書，而是在拜會一位老朋友。雖然李小龍的肉體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他仍然能通過文字和我們交流，超出了人類生命的終極限制。

當我們因有這位老朋友作伴而心存感激之時，也應該注視他的忠告：試著讓我們自己也成為「生活的藝術家」。但是，如果我們愚蠢地把李小龍置於一個崇高位置，而輕易採納他的話和信念作為己用，那麼，我們將會嚴重地傷害到我們的朋友，甚至最終會傷害到我們自己，那將是最慘重的傷害。在這本書的第八章中，有一封李小龍寫給約翰的信，在此信中李小龍對他的藝術作了以下的忠告：

約翰，瞧瞧……你的思考方式與我的是絕對不同的。究其原因，藝術是獲得個人解放的一種手段。你的方法不等於我的方法，反之亦然。所以，無論我們能否走在一起，切記，哪裡有絕對自由，藝術就得以實踐。

總而言之，太靠近另一個人的思想河流是相當危險的，水流越湍急，掉進河裡，被水流沖走的危險性就越大，這時候就會失去我們自己。所以，不如讓我們純粹觀察李小龍奔流的思想之河，巧妙地隨著頁面一頁一頁地流動，注意它如何巧妙地在哪裡曲折蜿蜒，哪裡奔騰呼嘯，哪裡掀起浪花，哪裡激起漣漪。如果我們從岸邊往回退一點點，從我們各自獨一無二的有利位置去看待這些思緒的大潮，就會發現這條河流的大體走向。換句話說，就是李小龍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而且，也就是在這一點上——人類的思想之河與人類的理解之海相匯合——我們最終能夠看見李小龍所說的：「全賴上蒼的榮耀」。這樣，我們也就能直接且完整地體驗到完全清醒、完全人性、完全活著及完全做回自己所衍生的敬畏之情。就如李小龍銳利的目光觀察到的那樣，只有在自我認識的過程中，我們才能更清楚地認識萬事萬物。

約翰·力圖

功夫之道



十八歲那年，當李小龍從香港回到出生地美國的時候，他把那時鮮為人知的中國功夫也帶了回去。他曾設想，把中國功夫文化介紹到美國。事實上，李小龍曾經一度想在美國各地設立連鎖的功夫協會。但是，隨著他的學識與日俱增，哲學和武術的知識也日益精湛之際，他逐漸認識到，不管多麼崇尚傳統美德，都沒有必要去竭力頌揚它。

但這並不意味著李小龍背棄了中國傳統和哲學。相反，他花了大量時間來尋找人類的共同根基，而不是尋找民族的根基，來佐證他的信念體系和行動。即使這樣，有一點非常有趣的是一九七二年時，他開始用電影反映哲理，而當中所展示的道理仍是來自東方的傳統。這些文章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廣泛涉獵中國哲理和武術。文章反映了年輕的李小龍，帶著一股熱情的衝動，想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傳統文化，讓他們分享中國文化之美。